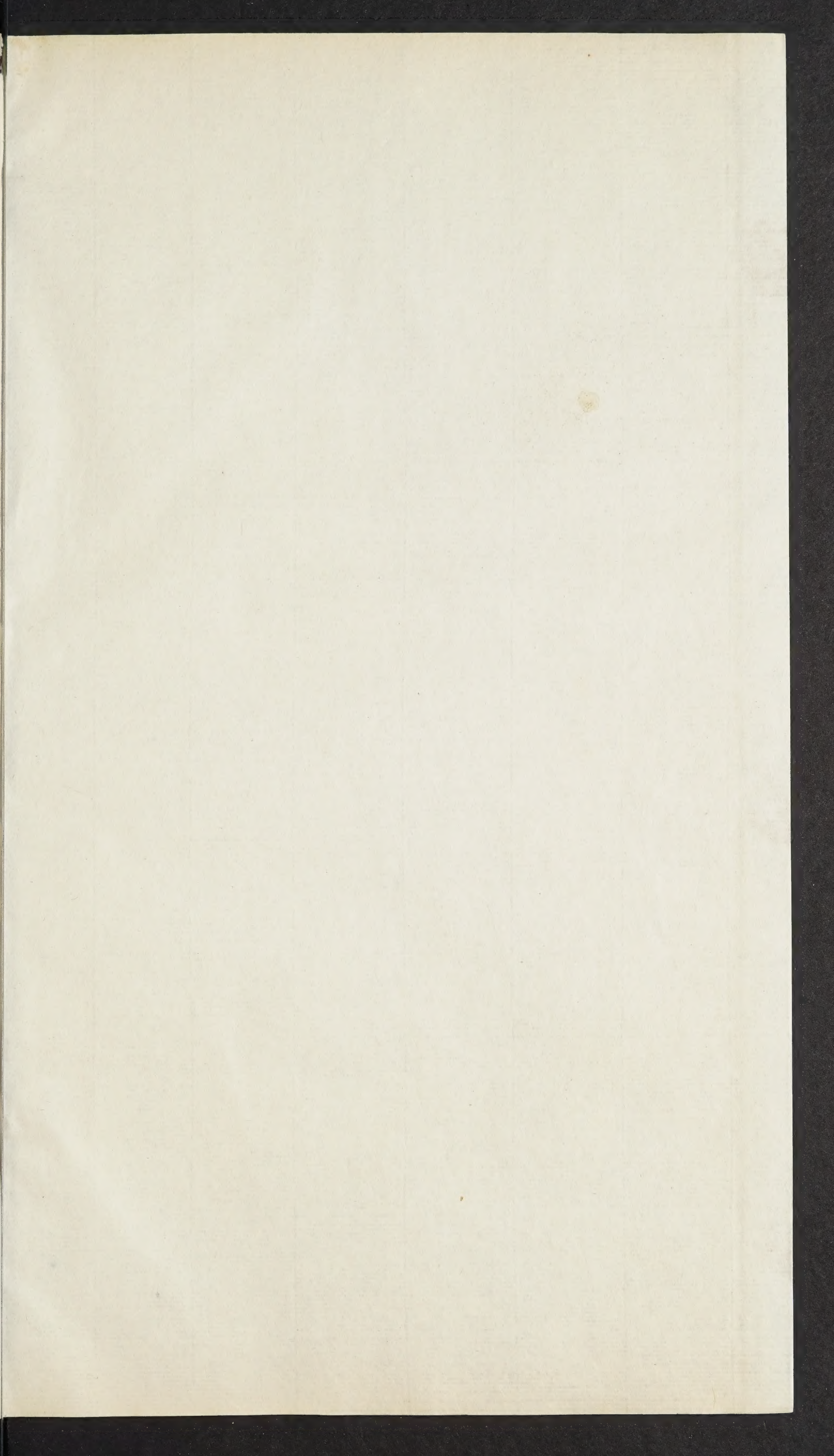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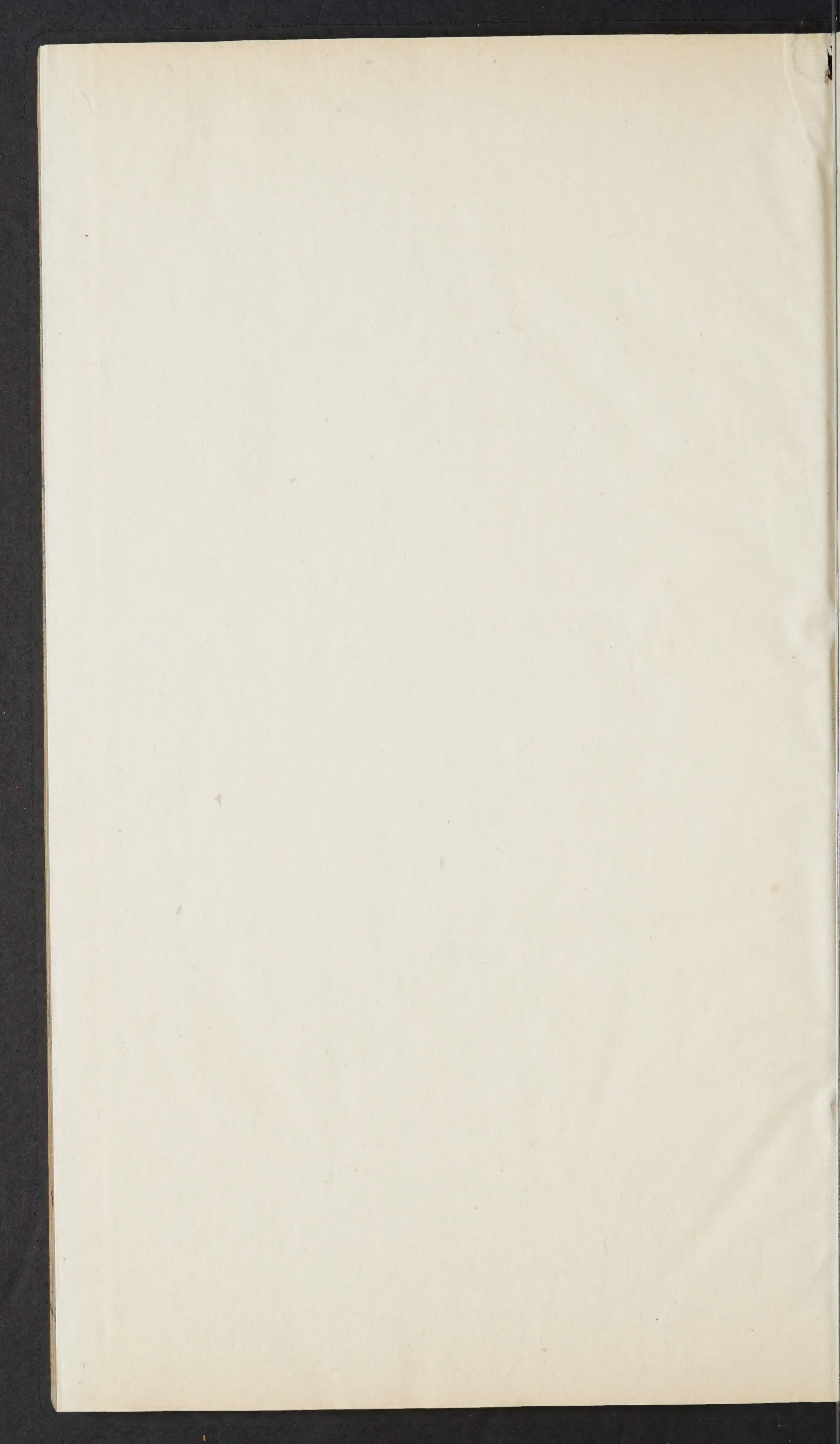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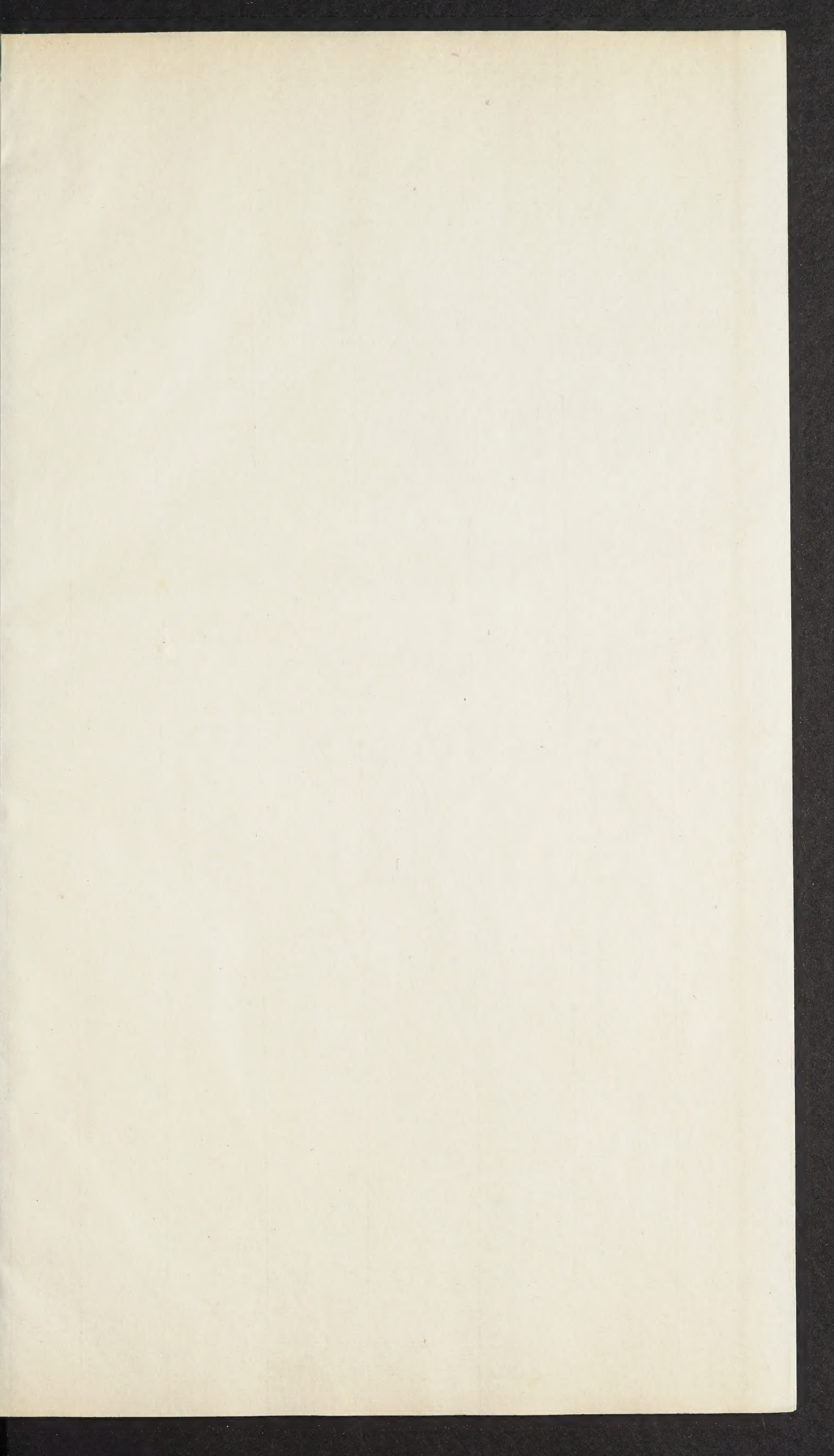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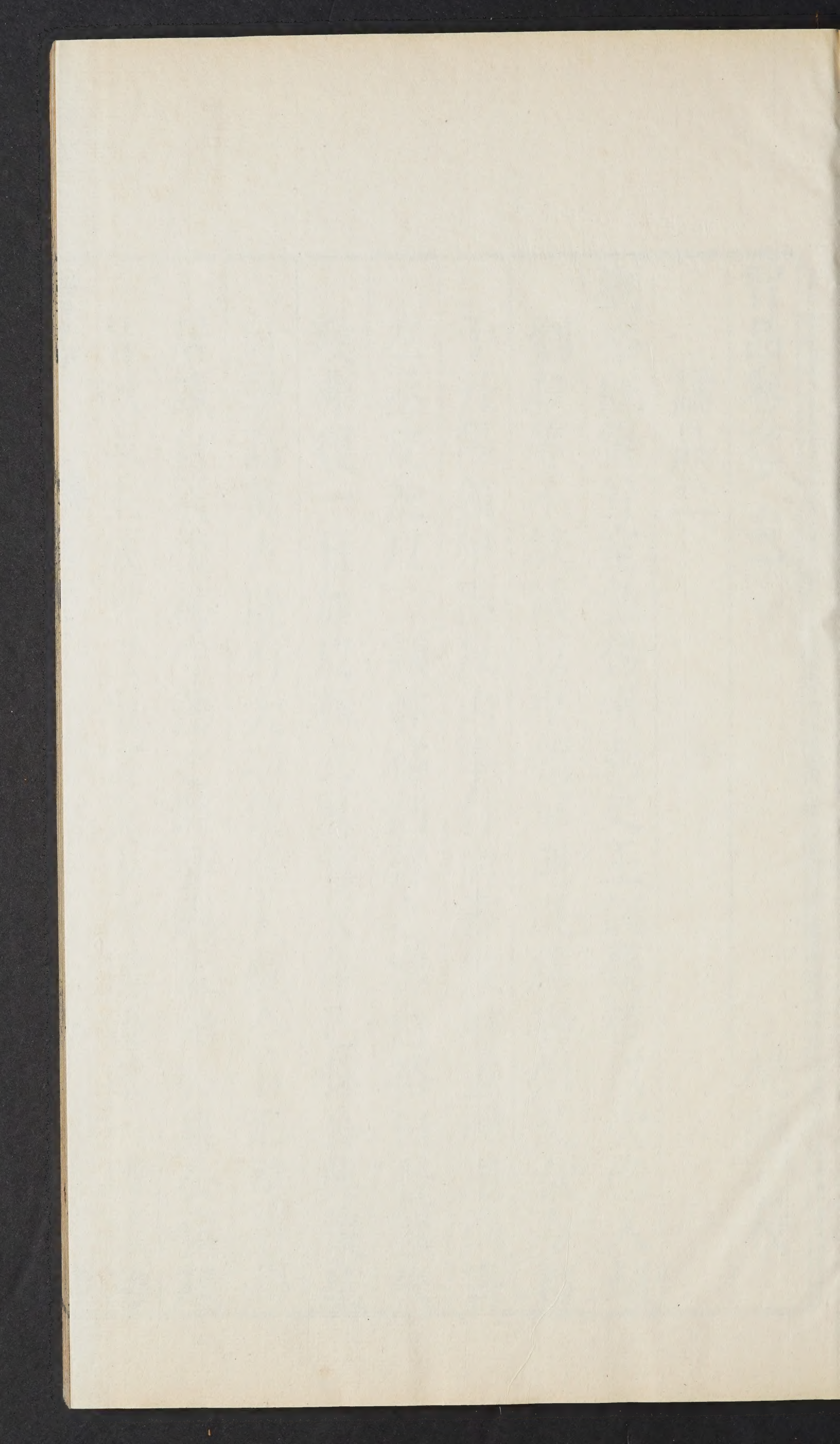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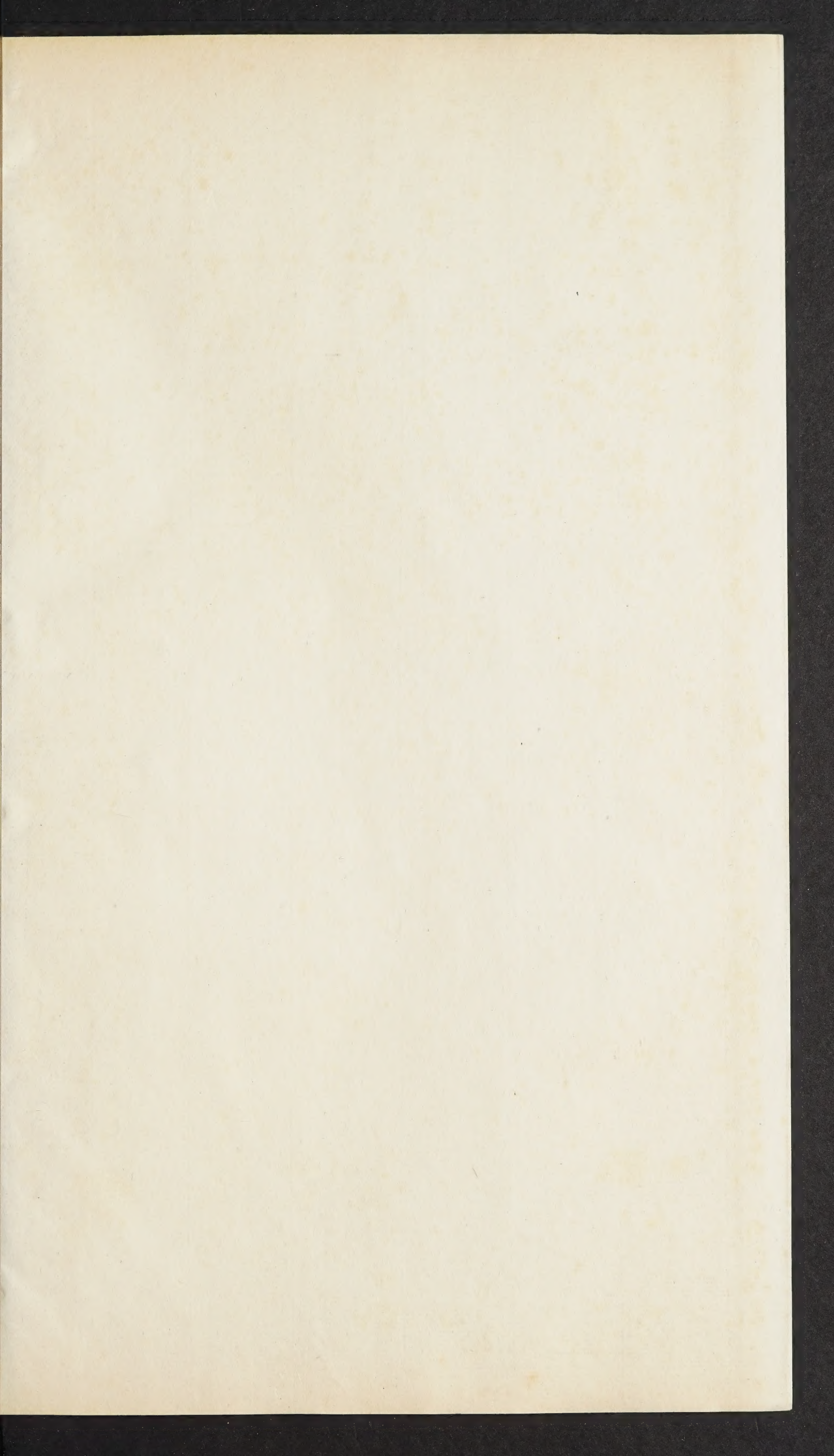












智品卷之十二

譎品二

樊維鑾 仝校

劉裕既復晉室值揚州刺史王謐薨裕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又欲令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左丞皮沈以二議咨裕劉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

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
呑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
制於人也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
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
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
永安三年太原王爾朱榮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
臧否肆意莊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
不作漢獻帝生乃誅討於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
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於十
月今始九月可爾巳不徽曰婦生産子有延月者

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徵
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
穆博戲徵脫榮帽懽舞盤旋徵素有度量喜怒不
形於色遶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
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
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旣誅拜徵太師
司馬

爾朱氏諸弟子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
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
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爾朱兆患

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

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高歡乃白封歡為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眾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乃可眾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眾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為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

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杭表罪狀爾朱氏

爾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彦伯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曰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初民間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魏

果遣遊騎行境上宋主聞乃使道成復本任

韋孝寬欲除齊斛律光其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遺鄴祖孝徵聞而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

韋孝寬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

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

齊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刼逃入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入廟中設酒會刼帥於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刼百姓悅之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敎

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

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

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

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北周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方誅宇文護初

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

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

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

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

之

魏主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請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

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

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眞所謂革矣

隋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

涿郡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

數十酋長咸萃長孫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

自除之示諸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

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

心今牙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

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肋骨豈敢有辭遂拔

所佩刀親自芟草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夏主竇建德微時有刼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提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唐太宗將起兵劉文靜乃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

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
唐高祖師起太原李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
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
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
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
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皋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
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
報曰頃者崑山火裂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
炭布衣戎卒鋤櫌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
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

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
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
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
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
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
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
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
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
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
鞠為茂草興言感嘆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

報未面靈襟用增勞彰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愼
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
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姚崇相唐玄宗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
璟蘇頲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以示儆戒陛下宜
停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
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蔵久枯木自當
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
勞因幸東都不爲巳也百司巳戒供擬旣具請車
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

東

姚崇爲相一日於便殿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揖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偪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構也前旬月有敎授書生私通于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尹書生厲聲曰

覩色不能禁一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illegible]
有用人乎靳于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
兒與歸書生一跳蹤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
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
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
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
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
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鷄林郡
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劄數
行懇以情言遂急趍出遠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

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質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東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討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東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者舊主而泣人臣終節

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玄
之曰何不以此意通五王豈五王偏執不可言耶
姚崇始爲同知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
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
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
曰姚崇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
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崇詣行在
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崇曳
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
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

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于是出
說相州

姚崇爲相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
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餽遺憑舊請託
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
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愼必常以
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
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
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知古
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

下私臣乃止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叵張銜之頗切崇病
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舋隙甚深然其人素
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
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
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
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
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
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
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

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玄之曰恐亦是諸子懷陶朱公長子之見

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頲父瓌善說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嗚咽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謇諤人望所屬不宜

淪滯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遣荆州長史由是

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讁逐歲久因加

甄叙頲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詩曰淒凉丞相府

餘慶在玄城

吉甫爲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

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

于是武相漸求出領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太平公主多權略玄宗將誅韋氏主與秘計事定將

立相王衆未敢發主欲自以爲功乃入見少帝曰

天下事歸相王此非而坐乃掖下取乘輿服進睿

宗曆宗即位主權由此震朝廷大政事非關決不下
問不朝則宰相就第咨判天子畫可而已
吐蕃尚結贊欲設計間馬燧渾瑊等以傾唐因燧次
石州結贊乃遣將論頰熱請于燧欲乞盟燧與論
頰熱俱朝盛言宜許盟天子然之乃詔渾瑊與盟
平凉虜劫盟瑊僅得免吐蕃又歸燧之兄子弇曰
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
賴公許和護釋弇以報帝聞之怒奪燧兵拜司徒
兼侍中尚結贊之謀也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

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塲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塲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塲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鑪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

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為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以為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曰然疑其眞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

一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主曰奚六
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濟師迨犒殺
其衆因高以獻
王鍔爲淮南節度使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
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鞾中鞾中先有他書以雜之
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
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
窮按驗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
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偕

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目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晝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敎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

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張濬唐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牧守姓張卽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旋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及張郊迎

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升廳茶罷設食留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已密報之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云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后判邦計諸道各致綺紈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敢請備之於是諸藩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需無闕朱溫深忌之令刺客殺之於

長水莊上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塲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及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於闔

外先機恐失於彀中

劉建鋒引兵至澧陵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存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馬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問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

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旣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

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張齊賢初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刼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㹠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嘆曰眞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玄之曰不得不受但不知受後作何用耳

李迪與呂夷簡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

有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
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不
悟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
許之既而呂在告獨迪奏與久之迪忘其實反謂
呂私燕邸呂即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
方知東之出爲呂所賣也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
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
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
坐因作表函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

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巳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一云丁謂貶崖州家寓洛陽因爲書自責叙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達之旣達書守不敢隱卽以聞帝見之爲感惻乃得徙雷州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

菰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主
竊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
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忽令
藏揜而已諠播遠近竦大慙怚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
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
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
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
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官妓善舞聖從狎
問其姓伎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

取伎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嬌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仁宗初年劉涣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涣至是帝擢涣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涣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涣由疏外敢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

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
忠　玄之曰若然韓琦何以力請太后還政也
慶曆三年呂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
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
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
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召用也
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
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
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
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

輔相言無不聽請無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
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
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
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
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
此遲十年爾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
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世衡
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
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辨其家事

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辛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爉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濵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

其官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迎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

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雖
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
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
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
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
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
間也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
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
馬前云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

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移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种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乃
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
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
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
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
取錢其後破崑崙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
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程子曰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
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郭傅師太尉說曹南院知渭洲夏人擾邊有智將鞢䩭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鞢䩭智勇我探騎伺彼遁邊兵來適鞢䩭踰月病不能起曹乃于界首設一大祭賻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我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祭下望其兵近卽舉火燒祭並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鞢䩭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

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可勝計

韓彦古尹京日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謁一日瞰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韓言家

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爲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卽公所著長編巳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卽以奉納使可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方成韓巳得全帙仁甫雖忿媿不平亦幸蒙其成遂用以進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台中爲

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台中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檜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此事頗得用人之體　玄之曰檜豈不能寘此人于死而慮其走胡越耶奸人必另有意

在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檜在相位頤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鬻之見鏹市廛

大開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
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
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
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
價太昂泉溢於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秦檜一日見高宗不懌奏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
祀疋帛缺五萬丈檜云臣爲陛下任此事忽一日
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奏約張
韓二將來議事自早至午未得入謁但見中使宣
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

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捧巵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繆云主人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令奏知高廟得旨正五百萬緡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擧兵期刲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术兀术

大驚遂廢豫

金主亮之南征也劉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

劉錡與兀术戰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爲敵所執兀术大喜即置鵞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

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上
錡懼惑軍立焚之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逕史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
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捄左右
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米價頓平
吳曦自稱蜀王召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丙度不
能脫乃陽與而陰圖之會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
謀討曦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丙丙乃屬夢錫
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長

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乃共草密詔命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入僞宮斬曦初韓侂胄聞曦反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討對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乃密以書諭丙書未達而曦誅

昔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著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

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寔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

高皇初起時被陳埜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埜先死

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高皇帝

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
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時普勝有門客
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
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
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
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
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
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
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
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

諒之圖巳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汊登舟見友諒
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大寧守將卜萬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
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
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
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
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遺歸通密書於
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
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
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

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適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初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讒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柰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

啓封并安致父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父世子且反父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燕王曰嗟呼幾殺吾子

周文襄初撫江南時屬蘇松大饑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乃大熟令人四出齎千金其地故抑直而不糴且詐言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操羸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驟集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驟減諸大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自還糶無所于售于是官爲收糴以實廩而權斗釃酒犒謝之大賈各醉懽

去

周文襄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已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極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公懋績然公曲爲媚術苟非利民當爲士類笑罵矣世宗時倭奴入寇總制胡宗憲厚餽嚴相始得展布以除倭患正與此意同世人多議宗憲濫於用財此誠不達世故者矣

玄之曰此等事心中終有不安

景帝不豫羣臣集左掖門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

心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都督張軏張輗都御史楊善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陰結中官曹吉祥等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旣暮軏等會于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軏首肯之有貞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因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

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
兵時已漏下四鼓天色晦暝軏等惶惑謂有貞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
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
亨等俯伏合詞請陛下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
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謂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
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
帝出視朝忽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鍾鼓
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改元天順即日詔
逮于謙等于獄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

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

武宗時逆瑾鴟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得獨留乃疏言臣等三人責任同受顧命同今二人者盡去而臣留臣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不允瑾亦以先朝大臣頗敬重以繫人望而東陽顧諸元老

盡去巳子然立益沈遜而時時調劑其間給事
安奎御史張彧仵瑾荷校上疏救之都御史楊一
清遣至京東陽太息曰吾嘗為知巳屈躬詣瑾外
第力救早朝有匿名書瑾怒逮羣臣獄又力救瑾
立法逃軍坐窩主隣佑皆籍沒充伍若捕盜不得
坐無服親屬又力救所全活者無算時文臣有公
錯詿誤免提問者輒罰米實邊多至千百石東陽
言各官米實邊多勞鮮益不若令納原籍預備倉
便從之寘鐇之變請收回各差出官校瑾不可東
陽曰舊制官校止行巡京城今四出使寘奸臣盜

得矯爲亂盡取回則姦無所容矣瑾乃許後瑾敗
以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
李夢陽初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不快前忿羅
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
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
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
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
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
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
乃始托之獨不媿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

了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
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
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
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
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
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昔唐
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卽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
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
不爲之援柰何欲爲白等脫靴哉瑾卽奮衣起瑾固

褰而上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王陽明為禮部主事時章忤宦瑾謫貴州龍場驛丞懼禍追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期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須聽濤聲泣子胥即赴水有二童子維腋而行如在空中至一洞口二叟出其中奕棋聯句浹旬而別二童子復引登陸

龍光云陽明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顔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於廣州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

遠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
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
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
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
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
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効義之士又與濟
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
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
郤永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進徑擣南昌
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

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
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兵並進
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
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
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勑前往福建公幹行至
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
今准前因遵奉勑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
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勑旨皆是掩其
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
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

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
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
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
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
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
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
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
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
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
萬係遵勑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

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黄州
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
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
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
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内變因而乘機夾攻爲
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
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
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
者旣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
與盤費以前事機陽實請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

蹤隱跡星夜前去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

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能先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

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方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

兵自巳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趨南京謁陵
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
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
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
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揷旗
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闘其後
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巳失兵勢巳阻人
馬巳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
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
本之地勢必歸救遂務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

三日罪人斯得

陽明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凴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再調

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彌來不能遠留不能久也咸謂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旣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

珂數羅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期召巡捕官伴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賊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燃燈鳴鼓巳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須歷三洞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巳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須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猂酋來營教塲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塲疑我乎仲容惶

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宫見物宇整潔喜
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旣遣叅隨數
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敎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
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訴於道曰此養
寇貽害先生始决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
自此至三浰八九日即往歲内未必至家即至又
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有燈曷以
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柰何
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宫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
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

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洌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陽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

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
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
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
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
留兵防守而歸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冦右江時
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
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
之勑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
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

根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嘗探領要以復也鎮許諾希儀旣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黙然若不豫也者璋曰趙君嗔乎

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曳嘆
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
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
受侮鄰讎將逮勘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
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
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騈心
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
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𢳆鎮
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
機事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

我且赤族矣遂强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鎮鎮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追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視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然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内應矣皆寸帛綴裾裏鑒戰時當扱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

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战三合希儀以奇兵千
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覿歸順兵大呼
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
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
經而璋先巳築別館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
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
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騎猛倉皇不知所度遂
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
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
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

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牿繫之一楬侑列十醞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復搆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服雜佩上首揮麈尾逍遥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

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人為猛草奏促狂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鴆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叟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臭爛諸軍囂攘支解爭擊殺十余人飈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等復害鏌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鏌落職而希儀等頃不論

功璫大恨遜職于子獻而黄冠學辟穀矣

毛公伯温按河南時鎮守中人往以許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倚爲奸伯温至急捕市猾閹怒以爲是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温聞故徑詣閹所索飯曰吾未朝食食我閹强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閹强爲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違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慙謝伯温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聞若山東許御史賣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旣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余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唐公順之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瘡痍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救援如不及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葢自况也時倭奴起釁流血東南而趙文華者故分宜客也視師海上公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乃首薦公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郎中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後又屢破賊歷陞僉都巡撫焦弱矦曰應德晩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吉甚且包羞不辭唐梁公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决將取日虞淵之功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倭躪始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俱生此其志何如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淸慤謹愼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張江陵語督撫曰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

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即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著他耕田種谷以供虜食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有計策但可嘿諭不可令那吉知也

或言陸五台宦南都時有相臣子中檲首五台得彼硃卷大加批評即遞傳南中科道官獎借不休更以一紙寄相公曰令郎佳卷無媿檲首但恐蜀犬妄自吠日宜急請殿試足排衆口復以此書傳之

北科道曰此余所與相公言者諸公以爲何如於是北官鼎沸上疏而南中無言相公足感五台之彌縫於南而不知其發縱指示於北也

或曰五台未入吏部時憤羣吏多小人意欲一網打盡乃僞附二相臣造謁甚勤偶吏部有缺甚至一日數造門既而有兩相果入其術中獨歙相未可彼知歙相欲用同鄉汪姓者朝士爭之未下乃故路逢歙相攘臂大言曰貴鄉某眞可大用若何吏部不推歙相曰予意正與君合乃爲諸人横沮彼又攘袂言曰恨我不爲吏部且朝入而夕推之歙

相大喜反亟稱於兩相而吏部竟補補後所言汪
姓久不推歛相乃托人往問彼云自當有處俟稍
緩妙再延數月而歛相被論去其人卒不得推及
考察諸吏乃將相門鷹犬一切屏去無遺類於是
被斥者俱怨相君引虎入室而相君徒悔無及云
昔有巡按御史與太守不和太守遣人竊其印御史
倉皇甚枝梧不得乃請一策士計之策士曰宜縱
火焚舍太守必來捄捄時即以印匣封鎖置堂上
呼太守護印急退勿與言彼必無可奈何而印出
御史如所言得印或曰此何心隱之策又曰此江

峯爲諸生時事也

樊升之曰老子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人以爲權謀之說而不知非也大道之伸縮變化自如此也人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不仁者得之或以挾詐而殺身仁者得之或以妙應而善世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夫有至仁斯有至術非徑情直行所能了辦也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安之吉又何害矣宋襄陳儒此爲仁義而不爲譎者也迄今爲天下笑韓信之功子魚之言至今天下誦之何以故敵也仇也勢不得愛之也明耻教

戰求殺敵也譬掩禽獸貪則餌之譬臨敵道不若則欺之譬探驪珠眠則掇之譬決腐肉覺則沒之凡此者皆不厭巧而寧有所忌諱於其間耶且譎者非獨人事亦有天道焉夫有譚仁義於戰國之世美揖讓於暴秦之朝者能乎哉故時之所值聖人不能違時正時譎互出而不窮於用君子又以觀世矣





